



鄭志明攝於作品《前進：中國製造》前 (本報攝)

博奕藝術 思考人性

【本報訊】記者鍾麗明報導：中國古代的博奕遊戲，講求策略，求勝之道，也有些運氣成分，有時運籌帷幄，有時又出乎意料之外，就如人生。一個以「博奕」為主題的當代藝術裝置展覽，讓參觀者走進一場又一場的棋局，在遊戲中思考人生各種課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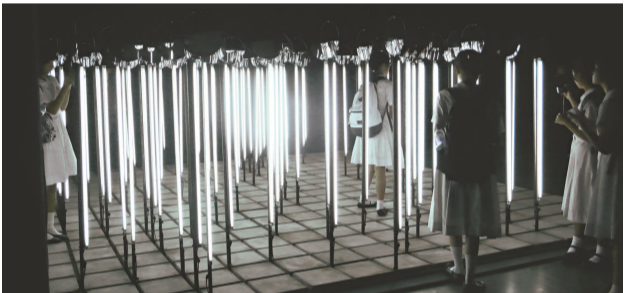
走進「博奕」展覽內，光影幢幢的大型裝置，衝擊着參觀者的視覺。展覽分為圍棋、象棋、麻將及升官圖四部分，在圍棋的部分，一支支發亮的白光管垂直樹立在大棋盤中，就如白棋子，光管上有一面鏡子，當人走進棋盤時，便變成黑棋子。「圍棋是各棋藝中，包容性最強，最接近中國的天人合一，這個作品以魯迅的名句「走的人多就成路」為題，因為只要人數夠多，黑子便多，白子便贏不到。就好像中國人傾向人多勢眾，人多好辦事，團結是力量。」是次展覽的十五件裝置作品，都是香港藝術家鄭志明於三個月時間內完成，為香港青年藝術協會聯同 Bloomberg 舉辦的「Bloomberg 新一代藝術家計劃」展覽。

往上爬身不由己

在這個展覽中，鄭志明嘗試透過中國人的博奕遊戲看人生和人性，反思中國人的人生觀，以及博奕遊戲中的策略、技巧、運氣等元素的相互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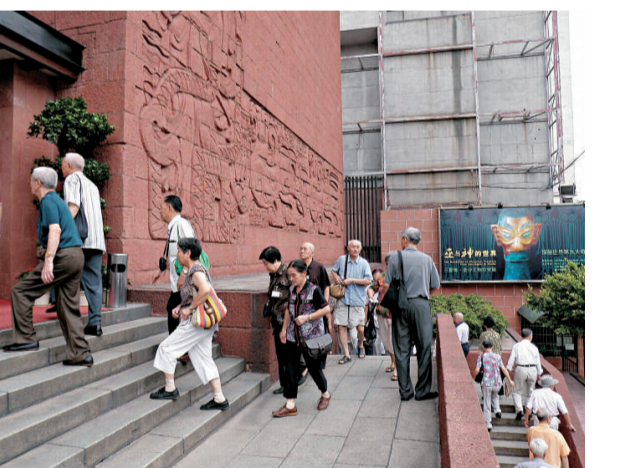
升官圖是古代打骨子的遊戲，當中有升官或賞金，類似現代的大富翁遊戲，不同的是升官圖全靠運氣。展覽中，鄭志明展示一張清代的升官圖，以及他自創的「特區版」升官圖，以特區政府官員的輪廓來設計，有些沒有眼睛，有些只有一隻眼，或只有嘴巴，帶點諷刺意味。

此外，他又做了一個「立體版」升官圖，將一百把竹梯子，排成漩渦狀，當捲至中心位置時，梯子向上疊高，這件作品名為「見龍在田」。他解釋說：「這些竹梯子排



作品《走的人多就成路》，走進這「光管棋陣」，觀眾扮演黑色棋子 (本報攝)

博奕藝術 思考人性



市民前往參觀展覽

「巫與神的世界——三星堆金沙珍寶展」正在廣州西漢南越王博物館舉行，分為「古蜀開國何茫然」、「三星堆：巫與神的世界」、「金沙：太陽鳥的神話」三部分，青銅縱目大面具、金面罩青銅人頭像、金人面像等一百五十六件精品文物，多方面展示古蜀文化的瑰麗神韻和豐富內涵。

美麗富饒的成都平原，素有「天府之國」的美譽，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孕育了絢麗多姿的古蜀文明。神秘的古蜀文明以三星堆為代表，基本被認為距今五千年至三千年左右，到了西漢，古蜀文明突然滅絕，留下一段未解之謎，只有大批圖飾奇特的精美青銅器、玉器、金器，留下這個古老文明形態的痕跡。

中西碰撞古蜀文明

蜀人重仙，有着與眾不同的精神世界，在《蜀王本紀》中就有蜀王仙化的傳說記載。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也構成了一幅神仙世界，從本次展覽的文物可以看到古蜀人的精神世界和價值追求，他們創造出與中原不同的祭祀活動和禮樂制度。

古蜀國並不是完全封閉的，從青銅器中的壘、尊以及大量與中原玉器形制相同的玉器中，可以了解到古蜀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碰撞和交流，這一切為蜀文化最終融入華夏文明奠定了基礎。



石跪坐人像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金面銅人像

金人面形象

《活着·舞吧!》亞洲首演 展能人士舞出感動人生

【本報訊】記者洪捷報導：活着，就好好地活下去！遇上任何挫折、傷痛的人，不僅可以活下去，更可以活得有意義，活得充滿藝術色彩。來自芬蘭的多媒體舞蹈作品《活着·舞吧!》，讓坐着輪椅的傷殘人士、視障人士、腦麻痺人士一起舞蹈演出，他們在專業舞者、還有一位專業輔助犬連奴 (Ninnu) 的協助、合作下，完成一齣打動人心的舞蹈劇場創作。

這場表演由芬蘭公藝事劇團演出，這回將在香港作亞洲首演，該團昨日已抵港，並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導演兼編



Sari 對 Ninnu 的愛，比愛丈夫更甚 (本報攝)

舞湯美·柏新能 (Tommi Paasonen) 介紹說，這齣舞作九年前創作，讓展能人士舞出自己的人生，首演的時候實在是很感動的時刻。他覺得參演的展能人士可衝破身體上的障礙，向各階層的人士表達自己的感受，當中亦有不少情感，能引起觀眾的共鳴。導演與參演的展能人士一起討論，分享人生經歷，並將這些經歷轉化成一個個拼貼起來的舞蹈片段，從而用世界性的語言展現給觀眾。這齣舞作探索身體與心靈之間的關係，有傷悲亦有幽默。

探索身體心靈關係

雖然要與一些展能人士合作，但湯美·柏新能認為這是他創作的舞蹈中，過程最容易的一齣，原因是他和展能人士有機地互動，在最初兩個星期一起感受、分享，令他有很多靈感上的啟發與刺激，大家溝通亦很有衝勁，於是創意便像滾雪球那樣越滾越大。

這齣舞蹈其中一位重要的演員，是昨日剛隨團來港的拉布拉多犬 Ninnu，Ninnu 是一名專業輔助犬 (Assistance Dog)，牠將與主人 Sari 在台上共舞，Sari 告訴記者，Ninnu 在台上還有兩次牠最愛吃的表演，就是在位視障舞者旁偷走其食品，Sari 說，Ninnu 每次做這表演，都會很開心，牠最愛吃，什麼都喜歡吃，如肉、魚甚至是橙，在台上，多數會給 Ninnu 偷肉或香蕉，由於 Ninnu 本身的職責已是幫人拿東西，所以不需特別再訓練牠了。



《活着·舞吧!》台前幕後人員在記者會上合照 (本報攝)

與 Sari 聊天時，她只能挺直腰板，原來，她的脊骨受傷，不能彎腰俯身，因此 Ninnu 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幫 Sari 拿東西，照顧她腳部的需要。Sari 說，現時七歲的 Ninnu，約三、四歲時來到她家照顧她，Sari 說：「我非常愛牠，愛到什麼程度？例如我現在離開芬蘭家中的丈夫，卻未必很掛念牠，但我離開 Ninnu，便非常掛念牠。Ninnu 極之可愛，牠經常跟我在一起，永遠保持好脾氣，喜歡與人親近，又愛玩，當我不快樂時，總是逗我開心，引我笑。」

輔助犬與主人共舞

Sari 補充說，Ninnu 在芬蘭是屬於一個專門訓練導盲犬及輔助犬的組織，當牠需要輔助犬的幫忙，便會向這個組織申請，雖然 Ninnu 成為 Sari 的輔助犬，卻依然屬於該組織，而不是 Sari 擁有。這次 Ninnu 來港，也經過不少難題，香港

本身並沒有導盲犬或輔助犬，每年也只有一、兩隻這種狗入境。香港展能藝術會的工作人員表示，每隻來港的導盲犬及輔助犬，都要半年前向漁農自然護理署、入境處及航空公司申請，之前 Ninnu 還要打四、五種預防針，經過驗血，還要本港及芬蘭的獸醫都發出文件，才能入境。由於 Ninnu 申請的時間只有四、五個月，大會只能向各部門請求酌情處理，幸好得以通過，Ninnu 終可與香港的觀眾會面了。

多媒體舞蹈劇場《活着·舞吧!》由芬蘭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館及香港展能藝術會聯合主辦，將於十月九日、十日晚上八時，在葵青劇院演藝廳上演，門票於城市電腦售票處發售。

昨日出席記者會的嘉賓還包括芬蘭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華逸勤 (Timo Rajakangas)，香港展能藝術會主席林彩珠及參演的舞者。

列成有如一條龍，反映中國人望子成龍，以及渴望升官發財的心理。但當走進去梯子當中，感覺又有如被困籠子，並且會走至死胡同，沒有去路，只得向上爬。竹梯代表了節節上升，然而，往上爬後，又往何處去？只管往上爬，往往只會走進單程路，被困其中，身不由己。」

108人同「開枱」

象棋有如虛擬的戰爭，充滿殺戮的血腥，階級、規則，棋子之間不平等廝殺，雖然是紙上談兵，卻反映殘酷世界。鄭志明將一個個棋盤的殘局與革命語句聯繫，加強象棋中的矛盾與對抗性。他又邀請參觀者走進棋盤中，感受那被困城中，楚河漢界，敵我分

明的氣氛。

四種博奕遊戲中，鄭志明認為麻將最接近人生和反映人性，因為既不是全靠運氣，需要很多人參與，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亦較為複雜，彼此背後有不同的目的、心理和戰略，一個人的決定會影響其他人，但又需要有些運氣，結局亦往往意料之外。他的一個錄像裝置中，四部電視各播放一個人，圍着「四方城」打牌，四人各懷鬼胎，最後以吵架收場。

鄭志明又將二十七枱麻將搬到展覽場內，在展覽開幕當日，邀請一百零八人一同「開枱」，然後拍下戰前的平靜，作戰時的鬨鬧，與戰後的凌亂情況，錄像片段在其中一張麻枱上播放。

此外，在「圍棋」部分中，鄭志明選用了三百多個扭計散來砌成地圖，然後找來三百六十多件購自世界各地的「中國製造」物品，反映「中國製造」的產品，已經如棋子般散滿於世界不同角落。

是次「Bloomberg 新一代藝術家計劃」旨在資助新進藝術家開展藝術事業。今次獲資助的鄭志明年近四十，對藝術充滿熱誠。鄭志明大學時修讀工商管理學士，畢業後修讀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藝術碩士課程，曾任平面設計，近年致力藝術教育、藝術推廣、出版及創作的工作。

「博奕」當代裝置藝術展覽，現於鯉魚涌太古坊康和大廈一樓 ArtisTree 舉行，展期至十月十日。



「立體版」升官圖標誌著往上爬的人生目標繫於命運 (本報攝)

文藝動靜

美術編輯：李志文

三星堆文物展示巫神世界

本報記者 黃寶儀 文、圖

三星堆最為顯赫的文物，是一柄金杖。在其他古代中華文明中，沒有一個使用權杖，特別是金杖象徵王權，因此有人據此推斷三星堆文明受到了西方特別是古埃及或西亞文化影響。來自三星堆博物館的一尊金面銅人，證明了三星堆文明擁有崇尚金面具的特徵，這與埃及法老王崇尚金面具、金權杖頗為相似。

華夏民族是崇拜太陽神的民族，所以史前部族的名號及族長之號均借太陽神圖騰為號，如伏羲、黃帝、炎帝、吳甲等。世界各民族的太陽神崇拜中常見到表達螺旋太陽的日紋，專家把這種現象稱為「螺日」崇拜。



太陽神鳥金箔

昆侖山天神辦事處

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太陽器，就是置於象徵昆侖山的三級四方台上的木構建築的四方，用以表示昆侖祖山上的「昆侖(日輪)之神」。「昆」字甲骨文構形就是一雙手捧起太陽，侖(輪)，就是車輪之形、盤狀旋轉之形，表示「螺日」。在古代傳說中，昆侖山立於天的正中，又似支撐天穹的天柱，神人們上下都依賴於這個天柱，所以昆侖山又被傳為「帝之下都」，也即天神們在地面設立的辦事處。

古蜀巫風盛行、鬼教興盛，音樂舞蹈與巫術緊密相關，三星堆出土有十餘件青銅面具，說明古蜀人在祭祀巫術活動中，大量佩戴面具跳舞。

三星堆出土的一件石邊璋上刻有舞蹈的圖像，二十二個人交叉排列成兩行，頭上戴冠，身上穿着長衣服，耳垂上掛着銅鈴或雙環，手和腳都戴着鐲子，兩臂向內握拳，雙腳外撇成一字形，動作整齊，起舞頓足有板有眼。等量人數的編組，統一格式的舞蹈動作，表明舞蹈已相當成熟。



銅人首鳥身像



銅鳥



銅鈴

三星堆還出土有九種類型的銅鈴四十三件，其中的鷹形銅鈴勾喙大眼、神采奕奕，中間活動的鈴舌呈獠牙狀，顯示出動靜結合、虛實相生的韻味。這些銅鈴中保存較好的十八件可測出音高，不少器物的音色還清脆悅耳。

巫師獻祭耐人尋味

金沙石人像臉形方正瘦削，顴骨高凸，鼻樑挺直，闊嘴塗朱砂，裸體，赤足。造型非常奇異，雙膝跪地並且雙手被繩索反綁身後。對這些石人的身份，目前專家有很多種判斷：有的認為它是用來祭祀的俘虜或奴隸，有的認為它是以身為犧牲的統治階層人物，有的專家甚至進一步演進，認為它是獻祭的巫師形象，耐人尋味。

從先秦至明清，中國文化中一直有「高人御虎」的文化現象。金沙石人像作為具有高貴身份的獻祭者的形象，跪坐在老虎身上，活現了巫師在虎蹠的幫助下，走向了他該去的地方。

巫師們獻祭祈禱的行為崇高、自願，但他們馬上要面臨肉體上的痛苦。人類知道痛苦將臨，其思想上、生理上的反應必然是錯綜複雜的。因此，石人像面部的表情出現那麼多的尷尬，是十分真實、客觀的反映，這也成就了古蜀石工們這批高超的寫實主義傑作。

赤裸的造型，在當時非但不低俗，恰恰是獻祭者為了表達對日月、天地、山川、上帝、神祖等的虔誠、敬畏。因為在他們看來赤條條來，赤條條去，以最清淨的(應該還要焚香沐浴)、整潔的(還要梳妝、剪髮)、盡可能脫俗的身子獻祭，是最神聖的。

「巫與神的世界——三星堆金沙珍寶展」展期由即日起至二〇一〇年一月六日。